

万梅作品集 / 小说集

喂

好吗

Hello



万梅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247.7
1240

万梅作品集
小说集

喂 好吗

万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喂 好吗 / 万梅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万梅作品集)

ISBN 7-5059-4586-6

I. 喂… II. 万…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651 号

书 名	万梅作品集
作 者	万 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朋智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4 千字
印 张	16.87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86-6/I · 3575
总 定 价	3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序

摸摸索索到文学的门户里来的，不懂多少里面的规矩，倒是也少了条框的限制，尽可由着心情、由着性情写。在这经济热潮中，在普遍地对“经济”投以热切关注情形下，保持这份执著、对“人”关注的热情，难，倒也觉着有意思。

所关注的“人”自然也是脱离不开这物质世界的，都是环境中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不要跟四十岁男人瓜葛》写了两对男女的情爱，终被情爱之外诸多顾念和欲望的钝刀利剑斩断了；《噢 挺好的》是写一个看门小人物和一位“大领导”，两人活得各有各的好；《一场小战役》写的是一个在商战里有所获的，把情感也作战役打、注意战术和策略，但终归无所得；《庄稼地》、《红纱巾》里揭示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难以改变的命运，却也充满着希望……

将忙活在我们身边的，顾不上自我关照或疏忽了的，用心给做了观察、体会和挖掘，变作了活在笔下的，尽可能是完整真实的展现，不带多少编造痕迹和是非评判。如若有什么创作的意图含在里面，想通过笔下活着的一个个，唤起更多人对自身及他人更多点理解和关爱，并望大家都活得好！

作 者

二〇〇四年二月

目 录

- 1 □不要跟四十岁男人瓜葛
- 58 □噢 挺好的
- 69 □谁 呀
- 78 □一场小战役
- 98 □红纱巾
- 119 □不干你的事
- 126 □记着你的名
- 136 □爱的软弱
- 186 □读书人老杨
- 195 □躬身者
- 205 □追 究
- 220 □圆 蛋
- 231 □庄稼地

不要跟四十岁男人瓜葛

1

覃艾喜欢上路,喜欢在途中,喜欢体验靠站的感觉——那么样攒动着满怀的企盼和希冀,那么样抑制难已的兴奋附和着恐慌……

下一站就是她要去的方!还早,还有很长的一段,她将她“活动的家”——满装着一个双肩背旅行包取下,放好在铺头,静坐窗前面向窗外,想从容一点来体验。田野里各种庄稼高低不一,聚合起满眼的绿,还有时闪时现的曲曲小路以及散落于旷野中的片片庄户,缓和了一点她的心情,但也是不安的,不安地跳跃腾飞终成混沌的背景。而占据前景的是他,都变作了他,零零碎碎有关他的一些片断闪现,又清清楚楚地定格在了前不久斜倚于她柴扉外

的他：“咯吱”拉开租来栖身小屋的门，借一盏孤灯照见他近乎孩子般恶作剧的脸，迎着她大概又惊又喜的脸，坏笑着说别以为他千辛万苦寻找她，他来这座城市完全为着别的事，偶得她的消息，信步来到这里，要解释吗，那就用一个“缘”字……

也想给他个出其不意，让他也感受一下那惊和喜！车厢里已是一派抵达终点站前的混乱和紧张，大小包箱全下了货架，堆满一地，和床铺，人声嘈杂，谈论着到站接站。她想一靠站就能见着他、迎接着她，然后随他投入于她虽不是完全陌生却是充满着新奇和未知的世界……

拨通电话告知他她来了，几点几分到，就到！他“啊”了声，不知惊讶中还含有多少喜，而后遗憾恐怕赶不来接她，他有个采访安排。

宋苇嗔怪覃艾唐突来京，又非得跑什么“怡缘”碰面吃饭。大老远赶到，见覃艾已立于店门外等她，身旁放着个旅行包，想她也是老远刚从车站赶过来。两人相拥着走进，坐下来，留意覃艾点菜时的一愣神，宋苇快速反应了句，“还有别的什么人吧？”覃艾收神笑应道，“点够我们吃的就行了。”

互问这两三年来各自的情况变化，简要对答之。覃艾将问题集中到“老霍”上，说很想知道他们有结果了吗，都拖了多少年啦！“七年多了。”宋苇说，“能会有个什么结果呢，什么情又禁得起七年的消磨呢？”“你是勇气不足慈善有余。”覃艾找着了症结似地给她指出来。宋苇无奈地笑并微微摇头回应她，说她不懂，她还年轻不会懂得。

“你不会与那个画家又牵连上，不会是为他而来吧？”宋苇忽

地想起来问。覃艾笑而不答，不直接答她，而娓娓述说和他曾怎么“撞”在这儿：信步街头天下起雨，她跑进来躲雨顺便吃点，发觉坐对面桌上的他在注意她，撞着她的目光索性移坐过来，随手递一张名片，注释最显眼的不是“画家”而是“制片人”，一位已逝国画大师的独立制片人，他说她把他的带进来了，一看到她，他正筹备拍摄的这部影片中的人物都“活”了起来……中断讲述，覃艾接听手机，边接听边兴奋地告知宋苇，“他要来，他来了！”

宋苇低声言语了句，“不是断了吗，为什么要再牵连上呢？”

2

霍军来电说回北京了，要来见她。

不知怎地宋苇想推辞。以前可不是这样，每次接他这类电话，是满怀欢喜和期待呀！即便有时为着他“那边”惦记牵挂得多，尤其对他的女儿或过多思虑顾忌其他，会影响一点她欢喜期盼他的心情，或嘴上赌气说“别过来”，心里还是盼着的，盼着与他的会面与聚合，而这一回，是从心里掠过不见他的念头！这心情的异常她自己感觉到了，“怎么啦？”她默声问自己。

但嘴上还是说，“来就来呗。”

宋苇用两指头对付着打开门，冲随拥进屋的霍军张开的双臂，说着“手不净”，移开手也脱开了身。

她继续做她手里的活——给一块破损的墙抹料，一边对跟随过来的霍军解释道：下班在楼下碰见装修房子正拌料的，张口

要了点,回来做饭吃饭又刷又洗给忘了,这才记起来,怕再放干了用不成了。霍军说声“让我来”伸手要替她,她说她已沾手他就别沾了。

霍军退后一点看她,专注地看她蹲蹲起起忙活于灯影里的样,混合进日的光和影,她蹲起于那一片草坪上辅助着园丁工作,日光透过竹林照着她,虽已不算太年轻还像个单纯而恬静的小姑娘。他走近她,是情不自禁走向她——“那片竹林还在吧,还有那一片草坪,过去你常爱去那儿,常能在那儿看到你,而你的眼里只有花草似的……”他像是自语,她就由着他自言自语,她自个一声不吭地收拾完去洗手。他转而拿起桌上的一个小摆设细瞅着,瞅了会儿说,“还是那次逛步行街买的吧,你说你不喜欢逛街,身边有个惬意的人一块逛逛倒也觉着惬意,发觉瞎逛了半天什么没买,就买了它作纪念……”

“你看,要靠回忆支撑了。”这话是忽地冒到她嘴边上来的,她吐得很轻,没吐完又咽回去了,因为她清楚不是这样的!她擦干手坐下,目光投向他,只一眼、专注专心于他一眼,便是新奇如初怦然的心动并汩汩灌满一心窝子的暖流。迎上他的目光,当他热切地凑向她倚坐她身边,一把揽她进怀里来问她怎么样他不在的这些天好吗,那暖流就热得烧心了。她觉着,要整个地给融化给蒸腾……

她移开点问他,顺利吗这一趟,工作上的事以及其他,他女儿转回去上学适应吗?她心里真是惦念着他女儿的,不管她怎么样对她。因为她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是他的、她所爱男人的孩子,而她确实不该抢占了她的父亲!可她不是“敌人”,在她被她的母亲安排进这场争夺战里来——让她从上海转学至北京

——直接与她对峙着的这几年里，她以最大的耐心以及尽可能多的爱心给她，想让她懂得自己不是她的敌人……“她让我捎话给你，说她不恨你了，还见她把你送她的小饰物戴在胸前了。”霍军吐出一口轻松而后又说，“换个大点的房子吧，改善一下我们的‘家’。”

这让宋苇听了一怔。“家”、“我们的家”——在望着人家男女一起光明地享受外面的阳光她却只能躲避在小屋里空候时，在做着同其他夫妇同样的欢事甚而更能觉到欢仍是驱不散心头那份忐忑时，她想啊梦啊多少回，与他成“家”合法相伴永远相伴！

她怔了会儿，却从他越拥越紧的怀抱里抽身站起来……



覃艾在不足十平米一间小平房里尽显其爱美的天性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桌上、床上、墙上、窗上、顶上无一处不做了精心的布置和装饰，完了，顿使陋室生起光彩，光彩又反照着她。

想让宋苇来看看来欣赏，想着就打起了电话，一遍遍地催。催来了苇，从大路口领上一弯曲小道，车辆行人时堵时畅，经一水泥板碎砖头垒筑的乒乓球台，孩子们“乒乒乓乓”玩得正欢。拐进迎面扑过来油烟气饭香味的巷子，推开一座半敞的院门走进去，弯腰避闪着晾晒的衣物，便进入她的小屋。“怎么样？”覃艾问，不等宋苇细瞅细感觉，她自己抢先表示道：她喜欢，很喜欢，租小平房便宜是一方面，很大一方面，另方面也是重要的，贴近生活贴近自然，可能与自己的生长环境接近吧，觉着亲切，好找

落脚感。又说树仁肯定也喜欢,不少画家不都愿租民居做画室吗?而后才又想起来问宋苇,非要她表态。宋苇瞅完房间郑重其事答曰,“也喜欢,给打扮得很可爱,就像它的主人。”

覃艾要在她“可爱”的房间里款待苇,出去采购,留下苇自逍遥。宋苇倚靠艾的床头顺手取下她的青春照捧着看,感慨她青春的美丽和富足!无意翻转了下,她见背面还夹着一幅照,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男孩,定睛瞅一眼,心“咯噔”一声随之惊坐起来……

6

覃艾凑过来倚在怔怔然坐着的苇身边,拿过她手中的相夹看着自言自语:哥考大学走前和她照的,那时她还小照完就忘了,想不到哥那么珍惜一直带在身边,从捎回去哥的遗物里见着它,在一家人悲哭声中她悄悄揣进自己怀里,从此也就一直带在身边,想了就看看。

覃艾起身挂回照片,去摆弄买回来的吃的,像是闲扯却是成心又扯上“老霍”,说但愿苇与老霍真有缘,能幸福生活在一起。宋苇没理会,沉浸在去使馆领遗物的回想中:凭借一封他还未来得及发给她的信,人家联系上通知到她,她昏头昏脑懵懵懂懂站在人给摆出的一包让她认领的东西前,听着人讲他的死,死因似乎很清楚,可她听不懂,更弄不明。月初才刚刚送走的人,被公派出去留学的一个鲜活有为的生命,怎么就会死,还不出这一月呀,怎么返回的就是包东西,就只剩下了这包东西!

她作为他的“家人”由人引领着签了要签的字,办理完该办的手续,就那么样,了结了他!怀抱着他的遗物从使馆里走出来,她一直茫茫然地走着,没有搭乘任何车,车呀人呀街呀景呀

全成一片模糊，是天上飘起了雨还是她哭了，她哭了吗？在仍清晰可见的送别——诀别情景里，她依稀记得他说了“死”，是的，她记起来了：就要登机了他又猛然转回身，说还有句话想跟她说，想听她说，他到底进入她心里去了吗，还从未听她说一个“爱”字，他想听她说，要不他心不安，“死”也不安——

她让他死也不安，是她让他不安致使他的死，她恍若觉得！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声呢，让他听了安心地走而只托词“飞机要起飞了”？！当她细读那封他还未来得及发出而以“遗物”传递到她手中的厚厚一叠信，知他有多爱她——他好像预知自己的死恐怕再无机会将心迹表露出——却又尝出这爱有多苦时，她更想能以什么做弥补，就用自己的青春吧，补偿他！好几年，她淡薄尘世的精彩与诱惑，出世了似的，在自然中寻得自己的心安和平静……

4

庞大的弧状充气物膨胀起“获奖艺术家作品展”，当着首都“第一街”耀眼地高悬着。开幕式在此举行，一位资深望重的艺术家做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动的树仁在人群中一边翘首聆听一边直往前面凑。而不等凑近，讲话结束开幕式完毕，那位被人簇拥了往展厅里去，树仁只得跟随其后，不安地看他从一个个展位浏览着点评着走过去。就要走到他的展位了，恐怕连话都难得搭成，却见他驻足停在了他的展位前，读出那位已逝国画大师的名再读一旁他的名。顾不上行为举止是否适当，树仁左冲右撞硬挤到了他跟前，慌不择语地介绍着自己，介绍着自己的

画……

观览完展厅里的全部展品,送走那位艺术家,树仁回到自己的展位、展室。看见了覃艾,未已的兴奋不禁爆发于言表,眉飞色舞并之手舞足蹈对艾讲述,刚刚谁谁逗留这展室前细看了他的画,而后他陪他、就陪在他身边一起观展瞅空还搭上不少话,一定给他留下印象了,和艺术界不少名流虽都有了接触,能接触上这么重要的难得呀!覃艾笑应她看见了,都看见了,开幕式前她就到了,夹在观众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里。仍受着他四射出的激情——不在意是被什么激发的——感染,那激情中还夹着那么一种单纯还有那么样的敏感,构成他浓浓的艺术家气质,打动着她!

她由衷说些赞美之词,一边欣赏他为画展精心制作的个人肖像,附加自撰成人成艺文字资料以及由他人执笔发表于有关报刊上对于他的采访报道。又细赏他的画,专长传统中国画竹并间或颇具现代味的西洋油画,一幅幅错落有致地布置着,考虑了空间的充分利用兼顾视觉的总体效果。树仁从旁为她解析着画,解说着展室的布置所费心思,王老师费了不少。而王没在展室里,他这时候注意到,探问艾。艾答,她有事出去了,并说让她帮着照看。

艾谈笑自如招呼三三两两的观者并一一分发宣传材料,但见有的停下来细看,有的匆匆一眼走过去,而无一不注意到了招牌上的画师名且大都读了出来:某某影片制作中心。

树仁饶有风趣跟艾谈起当初怎么想起兴办这个制作中心,又是怎么不懈努力才办成的。因要招徕参观者光顾,心思得主

要用于此,而使得谈话不能够连贯变得零零碎碎。但艾大致给整理出来了,理顺成一个通俗易懂又不乏离奇的故事:

最早始于中学时期,他还是一个翩翩少年,一位同是文艺爱好者看到那画师年轻时的一幅照片拿来对照着他说“像,长得真像”!他听了并没怎么往心里去,只是更加喜欢画画,画国画。日后参军几年又转业就职于银行,这艺术爱好一直坚持着,习作越来越多,成效由小渐大。一天上卫生间时习惯性地拿张报纸看着,看到有篇小文是写那画师生前逸事的,忽回想起人曾说的他“长得像”,灵机一动想到借此契合可使事业大发展。他辞职从南方小城来到北京,历经周折找到那位画师的遗孀,一次次地跟她恳谈,请准许他拍画师演画师,未成。意识到可能豪情壮志有余底儿不足,便更加地努力,在画上并靠着艺术天分搞起装潢积攒资金,又数载,觉着积累收获不少了,一并携带上作品及资金四处打探拜谒画界前辈,终寻到“伯乐”,作品有幸给列入《中国百名国画家画册》里,同时见识大长人也日趋成熟。再三番五次情真意切向那夫人表达,他想拍画师演画师再现画师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决心,感动了她,取得了她的信任,终许可他成立那画师影片制作中心,他为独立制片人。

制片中心成立时的兴盛景象浮想在艾的脑海:画师夫人及多位儿女专程赶来题字挂牌合影留念;画师生前好友纷纷从各地捐赠画卷以表支持;树仁的新朋旧友竞相辞去别职加入此项事业中来,分头查阅资料、走访故人、编写剧本、筹集资金;多家媒体投以关注跟踪报道——遗憾她无缘目睹此情此景,只是三年前饭馆相撞与他结识,从他的回顾中得知。

5

宋苇慨叹自己从正是青春到已不再年轻，十余年了活在负疚中——就叫“命”吧！负疚与爱又互为生成并缠绕交织在一起，负疚于艾的哥便促成以姐妹之情去爱艾，爱霍军便无论怎么也觉难偿对其妻女的亏欠……

见了那张兄妹合影又引得苇陷于对亡人深感负疚的怀想中。又不能不牵扯上军，若不是他，若不是神灵差使的一般他一天两次来到她面前强烈拨动了她的心弦，恰巧又是在机场送别的前一天，她或许能在送他别离、诀别时刻给他句满意回答，说也是爱他的，或许就当作是爱他了。而那时刻她比照着感受着军的拨动，听着心底的一个声音对自己说“这才叫爱吧”！她不知神灵把他从哪里差使来的，手甩着根跳绳脚踏双运动鞋一路哼唱蹦跳着下楼时他出现在楼梯上，一个新面孔，自下向上仰着像等她，又躲她，让她宽敞地通过去，再追她。她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一回头和他正正打照面，心就一阵狂乱地跳，再次在聚餐的地方不意撞见他，心就乱跳个不止了！走进攒三聚五一片嘈杂的餐厅，注意到一个裂开衣怀两手插兜立定冲外企盼着的是他，快速冲她闪个笑意随即扭过了脸去，她的心就“冬冬”跳着惊喜，跳着欢乐，满心的欢乐羞涩地绽放着，在他注入的目光和笑意里，久留存，挥不去……

她谨慎地想到霍军跟她说的“家”。家不是爱的理想归宿吗？这些年她在爱与负疚的交织中承受着消耗着，这么多，不是源于对家的渴望吗——能安心地平常地单纯地轻松地跟爱人一

起生活在家里！

宋苇正要给霍军打电话，霍军来电话说他过来。

霍军还在楼梯上就仰脸看到了等在门口的苇。苇笑着，富含甜蜜和热情以弥补上次对他不冷不热的歉疚。而军恐怕大不敬碰着她似的，从她面前侧闪着身子走进敞开的屋门，找个位子坐下，低垂脑袋做一番沉重的反省自责表白，说他太自私又无能，是他拖累了她耽误了她，掠夺了她的青春，损害着她的自尊——

“说什么呀！”苇拿话堵他截他，惟恐再下去就是“断交”的谈判了。她走到他对面坐下，空白了一阵自己，心脑都是空白的，而后不知不觉沁出了泪。军发觉，惊慌地向前扑去唤着“苇”，跪倒在了她面前，用脸蹭干她的泪，再拥坐到她身边，“我是想再不让你受委屈！”

他告诉苇他又去了上海，想无论怎么也要说通妻和他离，万不得已对簿公堂也认了，没想妻这次一反常态，还没等他开口谈，心平气和对他说，随他吧，要离就离吧。这次时间匆忙还有公事在身未来得及细谈协议，过一段专门抽个时间去办了。“我们就真正会有自己的家了。”宋苇谨慎地乐观了一下，疑惑地去想他的妻，真的是自己想通了？无爱的，得不到爱的响应的婚姻，生生硬去保持个虚名，终究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她自己也难存多少爱了吧？就算当初多么深地爱他，而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从丈夫那儿得不到爱，长久处于两地分居连婚姻生活也是寥寥，他反去爱着别的女人——

她这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这一足是完全的坏事吗，对其妻？

不是可以促使她脱离无爱的婚姻另寻相爱的幸福吗？相爱才有幸福，那幸福她是体验过享受到了的，她和军，哪怕不能够纯粹，哪怕不能够沉浸其中……

6

霍军深深感到生存的压力，来自于后生的挑战。

“压力”和“挑战”是现时代所普遍存在着的，不管是弱小个体还是庞大组织，都随时面临着，也无论高高居上还是落于低层，都时刻承受着。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霍军所在企业为求得生存并更快地发展，积极引进人才，广揽高才，大批学历比他高经验比他多且占着年龄优势的高手被聘进，安置在了他的上、下、左、右，使他觉着自己随时可能被挤压出局。

这个中层的职位对于他来之不易。当初为避人口舌，离开已花费多年心血打下了扎实工作基础的原单位，做一个新手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从新学起从头做起，一点一点的业绩得到认可，一步一步缓慢而艰难地走至今天。他不是一心要去达到个什么职位，作为人生理想奋斗目标那样的去求得，而作为普通的人，对于职位与薪金的连带关系他是在意的，职位高低决定薪金多少，薪金多少又决定着生活水平的高低。正是在这大型合资企业努力由低做到了中层，月薪不菲，才可供女儿读上好学校，由此可减轻点对家的歉疚好好爱苇，还保留爱苇的勇气和自信不也是归因于此吗？较高职位附带较多薪金并含蓄工作成就感，不是利于树立人的信心，可提高一个男人的自信吗？